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駿馬歸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既得駿馬其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撫問翁曰安知非福居一年虜熾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

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

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往乎女子曰妾已遷居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

得杭州臨安縣。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吁。數不可移如此。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逐麞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口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伶玄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玄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閽見曰公何昧否泰之道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乃納賄奢佚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牧欲社稷安而

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造次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翻以我爲死我來白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灾也言訖不見後祿山變起方悟胡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温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温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箠

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計
又爲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寐貧賤者無是
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
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亡素處豢養見
風霜輒沉痾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
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氷山更險貧賤者
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
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呂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謂從布衣時受楊知獎不忍坐視獨至藍田與別數日夷簡奏為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色何敢叨薦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
一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隮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
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

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

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
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孫宣公蘇鑑亦
非遠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
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
公具紙墨爲打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碎
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
五十未娶魏公百爲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

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噫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不能庇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暕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

盡辛苦受盡驚怕爲　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綱濶秀才做官服食輿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爲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爲確論噫吾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椰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椰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椰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椰

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
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佞以殺身逢迎何益
洞賓隨雲房同憩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
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
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
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
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
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

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至被世蕃掐肩呼嫂亦不爲羞噫

此皆宿名之士。即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袞。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兄王旻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筎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濠。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祝莫知其旨京
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徵也尚書
祖名鑒鑒生礎是山石石也礎生尚書是石
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庸作吉徵
果赤族

桓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
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郵官如寄古人所甚誇者楊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蕪蔓於墟丘今人所兢歎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詠以秦會之姻黨驟擢

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兆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朝晡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

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脊治竟不屈及會之殂遺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贌識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强名阿堵俗言冗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寳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恁埋藏却煞有人留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韙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攜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韓顧一族子曰汝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絲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遥山澗水濵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王播少貧嘗向木蘭院隨僧飯僧厭之播至已飯矣題字而返後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僥免乎蚩尤神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慾

火煎熬命盡須臾而心營千禩幾伏眉睫而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朘膏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者並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宄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嬙自鬢髮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睪也侂胄大笑雖愛其媚巳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

做小人者非邪。

宋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昶固有先識哉。

宋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着墨。傳者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

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瑠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王晙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晙曰我閑要人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耶

郭弘霸爲御史時魏元忠病寮屬省候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覘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艫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蓼青菱葳蕤而澄鮮鵁鶄鸂鶒上

下而飛鳴士女蕩槳鼓棹嬉遊謳唱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懽當其懽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泰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温張讌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

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眞時也命也地也

周逢行爲武安節度婦人所着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娃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唐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諮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爲鵰梟可乎遂賜死

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並好爲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涓精奕號爲國手憲廟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

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　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

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之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唯儉以從躬濡以及衆方爲達觀之道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

死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王椿字元壽叡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

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諸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愼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治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閱百世守也

西湖傍近編竹笆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

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赫赫炎炎他日冷笑之具熙熙攘攘昔時痛哭之資

雷宣徽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

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虀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奔馳爲利名爲誰辛苦爲誰營夫妻鬪兒女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老人爲少哭滿籯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公笑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餽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韋温爲副使。温辭。或曰。拒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

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曰縱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盡殺之明皇又敎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鈴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廄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斤攏燕當不若出家僧道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
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
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咲鄙其
爲人趙履温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
遭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
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
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不復接遇竇懷貞謟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謟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供具極鮮景暘問曰如此快活何爲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

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珍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家余曩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為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室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

此塢足以畢老。豈知一敗掃地。塢其為汝守邪。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即。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即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即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情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

役傷脊黄第今敗壞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
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有日夜來雙月滿曙後一
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
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既
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清
寧宮又災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懼飲鴆死上猶意其有秘書遍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食幾何受許多米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始悟廣濫贓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轎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蔡京貶長沙二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秉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

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濛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莪問山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蛣敗木見斷而蠹殄凡物有所附者必與所附而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亦旋亡蜡虰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有所盜者必與所盜

而俱盡

盧懐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爲張說鑄横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悰一歲萬緡有客見人牧牛山壠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問人牛烏有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實命使然妄覬何爲雖然盛衰循環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

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
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
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
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即忝獲恩寵人
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
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
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謡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頤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盻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竄遠。八口妻孥。重則伏鑕潤背。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眞人哉。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祇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竿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煞。後竟驗焉。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

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憒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瘞

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為寳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為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為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為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檀特師周文特忽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

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蕁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

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欹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絶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若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夭稽淵老而

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譖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為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范雲爲梁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且下雲忽感疾恐莫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懇其卽愈文伯曰卽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温松翼日而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

既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輦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雀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時人又為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彼諛者所謂枉做小人非邪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

而要所以飾取不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

王旦與内臣周懐政公事偕行或乗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懐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艸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欽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

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裕定哉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日椋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宮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凡人遭困窮當反顧回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氷自泮春來艸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靑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

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懷。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内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

紿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珠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藺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極憔悴偷猶戀雞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傷晚相看鬢

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昨非菴日纂二集惜福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聵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

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未貴
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
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
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
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
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

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具合用球于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

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姊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

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平乃共驚嘆

馬亮與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汞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

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
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
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
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
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
即命史書於冊

年覔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覔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

祿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隷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膳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

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處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醞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頰爲褻州日點

山燈一、上油二、下石有季倫厠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靈光殿賦韋陟蓋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胡玄毓曰物力已彈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

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酒貧寒一歲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鄭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倉秕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秕吏請以粟

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

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段文昌精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閲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須乃營營若此彼窔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義琰曰

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囷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然權勢熏灼豈慮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頹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甞病澆俗驕奢自奉奈何囂浮甚於五侯紈綺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

是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夏侯亶性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讌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誚余曰子中賢科為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烝㹠肥美異常帝怪問之荅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宫宮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洄增葺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梁魚弘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當道意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以布被規之公歎曰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

胡太后使沙門靈照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鑰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後周王羆鎭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

之。使者大慚。

唐明皇爲虢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外。更邀賞。授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嗤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日。而投於堂中。使有、闕、隙。得、亡、一、物。即、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既撤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淵。鼓。來。而。

堂爲離黍矣容膝外皆餘地浮逞將以何爲

昔賢有云瑣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炰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滇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債。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噫。侈肆如此。不傾何待。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

裹貧家一盞燈摳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置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飫一綱數千百咄嗟可具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

侯聞之擊節嘆賞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反叅廢東昏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愉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熙寧間故太師拱宸在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登處其中

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啓咲

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迺以魚犀遽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囘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温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值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居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郎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側賜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堦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晩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醞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

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
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
而去。
儉爲美德。然侈而成。恐者。卒致敗亡。唐柳慶器
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
血。夏侯彪暑中食飲生蟲。不容厮役漉口。奴
盜食。臠肉。捉蠅與食。令嘔出。鄭仁凱有小奴
告屐穿。凱喚門夫着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

鞋而上凱窘令小奴着鞋以去鄧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鴨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噫嘻若輩可爲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貲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携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貪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遜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査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

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
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
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
愧之